

新訂現行刑律講義

卷一

劉敦謹題籤

宣統二年七月

現行刑律講義

法部律學館版權

序

法部律學館開辦已五載稿件不可以數
目以講授中律為獨多吉某以若者為某深
斯席先生為署中名宿確窺其鄉先生
薛雲階尚書堂奧故其於律也有如土人
指路若者為某水若者為某山若者為某深
梁若者為某凶隘無不了然於心而快然於口
也官西曹閱二十五年經手准駁稿件不可以數
計歷掌署中要差以能名著近年自吾館而

外並充法律館總纂先後主講大理院講習所
京師法律法政各學堂門牆桃李殆數千人
所著滄義風行一時學者得其片紙珍若拱璧
焉歲戊申館中嘗取其名例律及刑律賊盜
一項鉛印數千部遠近徵索不數月而一空續其
刑律人命刑毆各項及吏戶禮兵工各門至合春
一體脫稿學員亟謀合全書付印而現行刑律
適值修訂告成先生乃一依數定修正之本斟酌
而損益之期有當目前引用又而月而始就吁

先生之學精先生之力亦瘁矣夫以今日而言法
令新舊過渡頭緒紛繁安所得一尋源導流
之定本俾用法者援引而不迷讀法者研究而
不誤哉茲編一出直省各級職審判其必奉為
指南車首東馬也斷而識之若以秋署副郎提
調館務去秋改官諫院重煩同人厚愛公稟
奏留兼差法院津涯茫未有得而獨幸與先
生同事久朝論夕討雷溉良多且也志趣冷蕭
風格睽孤彼此又張相賴無館課之妨尤望退室

烹杯茗作竟日談先生輒軒渠曰以君之學之才
若能久任法司壹志治律當為生民造福非淺
斯言雖譽非其人而先生存心興法律本旨從
可知矣謹義我即既竣同人以弁言屬謹撮舉顛
末而喜付之宣統二年六月長白崇芳序

序

歲戊申律學館刷印大清律例講義三卷同年友韓城吉君石笙主講是館所手著以課同人者也顧僅有名例賊盜兩門其後修訂法律館亦以是編付印雖卷數較多均未完備同人以未窺全豹為憾相率請君纂著成書用資快觀正擬續為排編適值

頒布現行律一切多改從輕君乃分門別類反覆推求抉異參同重加論說書成以付同人校訂登版而屬序於余余惟刑名與道德相為表裏者也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蓋聖人制刑非期於刑殺人凡以輔吾教之不逮而已董仲舒云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

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此以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然其實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自周道衰微士皆習於申韓家言其學專務深文於是刑名與道德歧而二之而世遂薄刑名而不為逮至於秦誅及腹誅偶語刻苛極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三章由是法網疏闊文景之世幾至刑措厯唐而宋而元明寬嚴互尚代有增損其間尤以唐律疏議為最善洵足為百王之矩矱也我

朝大清律一書雖沿仍明律實用唐律為根據加以

聖

聖相承慎重審定參酌得中今

上御宇繼

志述

事為立憲之豫備允當首定新律以與溥海同風而又恐吾民狃於習慣驟與之語更張或有扞格而不相入者爰

命修訂法律館就前此刪定舊律再加刪繁就簡以為接遞新律之用名之曰現行律君實分承館務預於斯役則是編之作其於因仍沿革之源流瞭如指掌直不啻自道其心得焉是足以津逮後學為世寶貴無疑也余與君既同蘭譜復同隸秋曹顧十餘年間雖私衷傾慕而蹤跡則疏比來共事律學館朝夕聚首相與上下其議論乃知君性情之真摯品概之卓越其學問實有大過乎人者而固不徒以文章見長也然則讀是編者豈遂足盡君之生平也哉宣統二年李夏法部律學館監督慈谿陳康瑞書於振雅

堂之南窗

序

光緒戊申籌備立憲之第一年為京師審判開辦之始由是商埠省城州縣鄉鎮分年次第舉行可見國無法不立審判固憲政之先鞭也律學館之設創自三十二年實為司法前途預備數年以來成效頗著各級審判廳員取材於本館者最多此皆由雲亭前後長官平日盡心規畫而始有今日也吉石笙先生為律學名家中外交推咸資師表主講本館口授之餘復手著講義以餉同學律中之義固已發明律外之義尤能推闡更於渙者萃之以見律義之貫通幽者顯之以見律義之渾括上而攷諸古今之沿革旁而參諸歐亞之異同引徵博洽疏證詳明學者手置一編如獲珍異館課而外又分日試以稿判論批諸作每

課皆百餘人佳作如林迭選成集人才如此其衆皆先生之教導有以致之曩者將先生纂定名例賊盜講義付之鉛印一時爭取求者浴紙頓貴然祇略見一斑今年四月現行刑律頒行其中因革損益多有變更先生職總纂修筆削皆出其手又將暇時舊著講義詳加改定而續撰全書一體脫稿凡經憲政編查館法律館核訂修正者先生皆一一參考而規定之無遺意無泛詞語不離宗言皆有物使讀律之人淺者見淺深者見深是編真法家之祕寶也監督陳雪樵正郎提調崇秋浦侍御並謹與同館諸友均百回讀之愛不釋手醵資付印將藏事催謹序謹不敏何敢贊一詞第思開館伊始即充提調於茲今已三年矣每日辦事之暇隨時聽講藉以監堂自公退食尤喜問難

質疑受益實非淺鮮謹兼理地方審判廳刑科庭長倏亦
兩載有餘經手之案已千百起以平時之講求證臨時之
經驗竊喜智識日進此又由雲亭前後長官愛謹深而先
生之所以成謹者愈厚也故不揣譎陋援筆而為之序
宣統二年七月法部郎中劉敦謹書於律學館之還盒

大清律例講義原序

天下之學必講焉而後明矧在專門義博而科繁安有不講而能明者講讀律令舊載吏律乾隆初吏部以內外官員各有本任承辦事例律例款項繁多難概責以通曉奏請刪除官員考校律例一條

上不允誠以律例關繫重要非盡人所能通曉講讀之功不可廢也乃今之說者謂律例當使官吏盡諳顛愚共喻信斯言也必使人人皆能通曉無待於講焉而後可必深辭古義非講不明者概加芟難焉而後可不然官吏尚未能盡諳又安望顛愚之共喻哉講讀之文載在功令烏可誣也夫讀者但記誦其辭講者必解說其意舉凡禮教之精微事情之繁蹟一字一句皆有至理存焉是即講之讀之尚恐有不能通曉者屬在官吏職當盡諳而官吏之諳之者已不多觀若欲顛愚之人莫不喻之能乎否乎在昔漢律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

十三萬二千餘言魏世詔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夫以康成一代大儒其所以講之者猶如是之詳且盡也其後唐律則有疏議三十卷在唐初律學專家頗有其人奏勅纂修疏議其所以講之者又如是之詳且盡也洎乎有明說律之書不下數十家瑣言讀法纂註箋釋諸書世尚有傳本或自申己見或彙輯羣言其所以講之者又如是之詳且盡也使果人人皆能通曉古之人何如是之不憚煩哉

大清律例承明律而損益之雍正乾隆以來疊經修改其條例視明代增千數百條律文則因者多而革者少順治初以律文有難明之義未足之語增入小註雍正三年又纂總註附於律後並

列聖垂訓命官撰集豈非以禮教之精微事情之繁頤正有非官吏之所能盡諳顯愚之所能共喻者乎此其所以講之者又如是之詳且盡也然則律例一書將欲考其沿革窮其義例辨其同異權其輕重是非講不為功今試進司牧之自負能名幕府之素稱老手者舉律例而周諮焉其

閱歷非不深也其辨案非不精覈也若夫歷代之沿革亦嘗考訂之乎
法經之義例亦嘗推闡之乎律與律之同異例與例之同異律與例之
同異亦嘗參稽而明辨之乎律輕例重之故律重例輕之故古律與今
律重輕之故此律與彼律重輕之故亦嘗博綜而審定之乎皆將遜謝
不遑曰未也夫不明沿革必至修一例而貽害無窮不明義例必至斷
一案而情法失當不明同異必至援引不衷於是甲罪用乙例乙罪用
甲例不明重輕必至權衡不得其平重者失之輕輕者失之重夫孰非
不講之為害哉獨是律例為專門之學人多憚其難故雖著講讀之律
而世之從事斯學者實鮮官西曹者職守所關尚多相與討論當光緒
之初有豫陝兩派豫人以陳雅儂田雨田為最著陝則長安薛大司寇
為一大家餘若故尚書趙公及張麟閣總廳丞於律例一書固皆讀之
講之而會通之余嘗周旋其間自視弗如也近年則豫派漸衰矣陝則
承其鄉先達之流風遺韻猶多精此學者韓城吉石生郎中同鈞於